

张金泉 译

[美] 威廉·戈尔德曼 著

酒吧夜女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酒巴夜女

〔美〕威廉·戈尔德曼 著 张金泉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1988·北京

HEAT

WILLIAM GOLDMAN

根据美国 WARNER BOOKS 1985年9月版译

酒 巴 夜 女

〔美〕威廉·戈尔德曼 著

张金泉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本开 8.25印张 2插图 160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000册

ISBN 7—5059—0574—0

I·361 定价：2.00元

本书简介

这是一部美国西部复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西部著名赌城——韦加斯：这是一个黑社会暴力与色情的猖獗之地。

深夜，年轻女郎何丽在旅店被花花公子等三个歹徒以强暴的手段奸污了！她醒后即打电话到银匙酒吧，找来昔日的情人——职业杀手墨西。墨西听完她受辱的详细经过，佯装不管，但却准备着报复行动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三位雇主先后找到墨西，请他作保镖去完成特殊任务。

一个是该城名人帕克斯顿，他写了一本无情揭露自己丑行隐私的书——《拥有上帝》，因涉及多人秘史，常收到令他惶恐不安的恐吓信……

一个是帕克斯顿早年遗弃的女儿——女扮男装、内心怀着对生父复仇之火的奇尼克小姐，她行踪诡秘，心存杀机……

另一个是赌场大领班奥斯古·帕西，他为了赢得情

妇D.D.的欢心，竟荒唐地雇请墨西充当情场失败的对手……

于是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杀曲折复杂地展开了——

在墨西携情人何丽以更为残忍的手段（伤害生殖器），报复了花花公子及另两个歹徒之后，不料另一名神秘而残暴的职业杀手已受雇追杀墨西！

奇尼克小姐捉弄了罪恶的生父，她在赌场之中，大赢大输后被杀手误伤中弹，墨西在旅店中救护她时，脱换她的衣裳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切除双乳的年轻女郎！

帕克斯顿又收到一封附有手指头的恐吓信，疑心是数年前与他发生暧昧关系的两个女人所为，他催促墨西去寻找他昔日的情妇……

最后，一切真相大白，而墨西在银匙酒吧和一群杀手与歹徒展开了生死搏杀……

小说多线索穿插发展，曲折惊险，扣人心弦，产生奇妙的可读性，读者非一气读完才能冰释心中疑团。

这是一部揭露西方黑社会荒诞离奇现状的最新畅销小说。





主要人物表

墨 西 （尼克·依斯卡兰特）职业保镖。

何 丽 墨西的情人和雇主。

米兰姐 墨西少时的情人。

帕克斯顿 墨西的雇主，《拥有上帝》一书的作者，奇尼克的生父。

阿希莉 帕克斯顿的妻子，奇尼克的生母。

塞鲁斯·尼奇克 帕克斯顿早年遗弃的女儿。

德马科 花花公子，奸污何丽的歹徒。

奥斯古·帕西 韦加斯一个大赌场的领班。

D. D. 奥斯古·帕西的情妇。

贝 贝 联合公司老板，德马科父亲的朋友。

格莱德 神枪手，职业杀手。

阿罗尔德·威利 洛杉矶一家公司的老板。

威利太太 阿罗尔德·威利的妻子。

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她虽然遍体鳞伤，全身上下都是鲜血，但骨骼、内脏和头部都还完好，没有危及性命之伤。她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也许是生理自卫本能的意思表现。

那场毒打来得太突然了。而且，歹徒行凶的手段也真高明——狡猾，打得她痛感直达骨髓，心肺不宁，但又不曾伤到要害的地方。然而，全身各处的剧烈的疼痛点、疼痛面交织成一个疼痛的躯体，忙得遍布各处的痛感神经传递不迭，忙得大脑神经中枢接应不暇，这些阵痛、钝痛导致了机理的骤发性混乱，模糊了她的意识，竟使她无法记清刚才发生的那恐怖的一幕。

但刺心彻骨的疼痛不会夺去她至为宝贵的生命，这一点，她深信不疑，

当然，她也希望事实诚如所愿，因为只有如此，才能说明她仍旧是福星高照，鸿运不浅。“福星高照”，这可是她父亲亲口对她讲的，而且是在最关键的时刻，留给她最后的几个字。“何丽，”他父亲惋惜地说，“我没有

金钱财宝留下给你，但我留给你一样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：不管情况多糟，它总有好的一面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应该在艰难中去寻找好的一面。这样，你就会永远福星高照。”

“我总会‘福星高照’，”何丽暗暗地祈祷着。这个意思她并没有用语音表达，也完全没有必要用语音表达，只是记忆中的一个意念在大脑机制上的条件反射。

“记忆在人体内的哪儿？”她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地，苦苦地寻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她还不知道自己此刻是躺在哪里，只是约略知道身体下面硬硬的，而且能感觉得出那些硬东西参差不齐，顶得骨肉难受。“啊，对了，楼梯，斜着身子躺在楼梯上。不错，完全可能。”

她在昏迷中恍然大悟，似有新的发现：“对了，大脑！记忆的效力就发生在那儿。金星，何丽。”

金星是属于她妈妈的。如果把房间收拾得很好很好，你就可以得到一枚完整的金星。何丽努力争取过，拼命争取过，于是得到了半枚金星，但再也没有得到过更多。她拼命地照料家务，拼命地学习，拼命地做好照看孩子的工作，不管小家伙多淘气，她总是甜甜地耐心地照看着他，然而她从没有得到过更多的金星。每当她濒临绝望之时，她妈妈总是安慰她说：“你总有一天会成为金星姑娘的。如果太容易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上金星姑娘，那么谁还会去争取它呢？”

“我会，我会努力去争取的。”何丽总是这样想，但从来没有说出口。

“不论在什么地方，都只有很少的姑娘能成为金星姑娘，”她妈妈总是鼓励她说，“而你却具有成为金星姑娘的素质，这你表现得很明显，你很特殊。”

“我总是很特殊的。”她暗暗地自己鼓励着自己。当然，同样没有用语言来表达，甚至连耳语的微息声音也没有。只是大脑机制上的一连串的意念的条件反射。

“你哪一次得到了，何丽，得到了金星，于是——于是，你，何丽，虽然没有得到金星，但答案是肯定的，说明你将福星高照，鸿运不浅。”

何丽双眼紧闭，死一般地躺在硬硬的参差不齐的楼梯上，似在恍惚中，又似在清醒中，百思不得其解：“如果真是福星高照，为什么血流得越来越厉害？”

事实的确如此，她全身正不知有多少流血点在溢血，不断地溢着鲜红鲜红的血。

她努力地睁开双眼，失神地望着天花板，转念间，眼前不远的下面，好似有什么东西正在窜动着，啊，是一群初生的小猪崽子，不，猪崽子只能在养猪场上出现，他们只是象猪，除非他们在你的……手上。

“手指，”这是她在模糊中准确地选定的一个自认为是很妥贴的词。果然不错，她看到的原来是自己的手指。手指，她的，对，完全对。她使劲地弯了弯手臂，用手指抖抖索索地在全身各处轻轻地试摸着，企图摸到几个大的出血点。

她最关心的是眼睛的安全，沾满了血液的手指自然首先摸到眼睛上去了。然后手指又慢慢地同时是颤颤抖抖地

移开了眼睛，好让眼睛能看清手指。不错，手指看上去还是象手指，这证明手指还是完整无缺，眼睛也安然无恙。她又把手指轻轻伸向鼻梁，刚一接触，就发现鼻子情况非常不妙，湿湿的，粘粘的。再用眼睛看了看手指，接触了鼻子的指头都是红红的，这证明鼻子还在流血。嘴巴的情况也不见佳，好在没有坏到鼻子的程度。虽然双唇都在流血，流得也非常厉害，甚至可以感觉到条条的血流如在皮肤上蠕动；但这血不是来自口腔，嘴的深部没有受伤。不必把手指移到视线的范围内了，因为用不着眼睛再来鉴别嘴上的血流了。
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何丽这样暗暗地告诉自己。身上虽然很有几处大小轻重不同的伤口，但它们总会很快愈合的；因为有祖传家教的“福星高照”，伤口哪有不自动愈合的呢？

只是，此刻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仿佛其它还有几个出血点在向外溢血似的。反正那都不是致人死命的器官或脉管喷血，用不着再去一一摸索究竟了。于是，她重又闭上眼睛，闭得紧紧的，排除杂念，把思绪接到原来的“福星高照”上。

她漫不经心地把手指慢慢地向下移动，轻轻地触摸到了自己的衣服，“礼服吧！”她妈妈总爱这样亲切地称呼这套衣服，这可是她最好的衣服了，衣领还是硬硬的，好好的，跟出事以前一样。——然而，围腰可不象衣领那么幸运，被撕扯成一片一片的，胡乱地挂在腰间。何丽慌忙地摸了摸自己的左右乳房。她是从来不戴胸罩的，即使现

在年近三十。也从来没有这个必要——她身材矮小，但却很结实，乳房一直都是软软的，松松的，不过她对这并不介意。此刻叫她深感惶惑的，是眼前乳房正血流不止。她艰难地抬起手，放到视线的范围内，有气无力地睁开双眼，只见手上红红的，稠稠的，双手沾满了乳房流出的热血。

在那么一眨眼的工夫间，一个闪念冒上了何丽的心头：“福星高照”可不是一件能信手拈来的事啊！此刻，眼泪几乎是在那一闪念冒出的同时，顺着眼眶滴出来的，但何丽没有哭，从挨打到现在都没有哭过一声，因为福星是不肯和爱哭的人结伴为友的，而福星高照自己又是命中注定的事。

即使她的乳房被魔爪抓得鲜血淋漓，又会有谁来关心她呢，又会有谁来管她的痛痒呢？或许——或许眼泪可以治愈这些伤口。如今，很多与她同龄的女人们总是这样说：“不，我从来不戴胸罩，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的乳房和男孩子的一样干瘪。”

又发现了一个流血点。

这是左手的功劳。何丽用左手，也是第一次用左手——左手干干净净的手指，犹豫着，试探着，缓慢而轻柔地朝下摸去，摸向那个“特殊部位”，——她妈妈就是这般称呼那个部位的——用手指在外面小心翼翼地、短暂地、轻柔地抚摸了一下，因为，因为疼得着实厉害，特别是里面。

那里的血流得最多，稀而且红。我需要一颗福星，一

颗福星降临到我身上，就是现在，越快越好……

啊，福星，要在这漆黑的夜晚找到你可真不容易。真该死。不过等着，等着，一定会找到你。许多与她同龄的女人总会说：“不，我从不戴胸罩，倒不是因为……”

何丽几乎要摇头了，要是能摇得动早就摇起来了。她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，这与她的那个“特殊部位”没有丝毫牵连，而且她的那个“特殊部位”，也并不是今天才第一次有人企图占有它，破坏它，侮辱它……

这时，她的思路断断续续地在向远处延伸——因为没有福星高照，才被恶人诱进了圈套，从刚才事件发生的时候起，已经永远不再是黄花闺女了，说不定，今后一辈子都无法做人，无法摆脱受人欺负甚至侮辱的困扰。……她闭着眼睛想呀，想呀，忽然觉得身子轻松了起来，各处的痛感都消失了似的，她忽然发现她羡慕已久的王子神采奕奕，笑容可掬地朝着自己走了过来，越走越近，她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，向着美貌的王子发出了一连串的但没有包含任何语义的简单音节：“欸——喔——耶——呀——窝——……”

只见王子衣带飘飘，迈着轻盈的舞步来到了身边，双膝一齐跪了下去。她满心欢喜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。他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皮肤黝黑，衣着华丽。不，不是普通的衣服，好象是粉墨登台的舞服；不，他是人间最高贵的王子，他不会穿上舞服；他分明穿的是制服，胸前不是还绣着五光十色的一行“克罗萨斯”的字吗？何丽不由得把这时高兴的感情凝结在一连串的神奇莫测的音节中：

“欸，喔，耶，呀，窝，……”

何丽轻轻地闭上眼睛。想，想，想，克罗萨斯，不就是克罗萨斯旅店么！啊，原来她这时是在克罗萨斯旅店，躺在这个旅店硬硬的楼梯上。她仿佛能分辨出他讲的是英语，地地道道的英语，然而她觉得他的语音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荡而来的，一颤一颤的。何丽努力稳定神思，调动听觉的最大功能，捕捉住他的游离不定的声音。终于，何丽明白了，他说的是：“你不能躺在这儿，小姐！”

他伸出双手，轻轻地摇了摇她，她极端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一动也不能动。他不摇了，他知道她伤得厉害，于是，试图抱起她。谁知死一般的何丽，身子还真不轻，他只得放弃了抱走她的打算。

“小姐，你要起来，起来，动一动，明白吗？这楼梯是我们服务员用的，你不能躺在这里。”

何丽如梦初醒，有些明白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动才合适。

这个黑人，餐厅的服务员么？是管送饭菜到客房的服务员？这个服务员抱不起她，只好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去找警方人员，你就暂时在这里呆会儿吧。”说罢，离她而去了。

遭到这场毒打以前，她可真算得上是个擅长幽默的人。当那个黑人说“你在这里呆会儿”时，她事实上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呆在这里，这个维妙维肖的真实情节，简直可以作为一个戏剧性的话题，开个风趣的玩笑。如果她这时真的想到了这一层意思，那么，生还的希望就非常大了，福

星也许还会高照在她的身上。

警方人员是个灰头发的汉子，制服的胸前也印有“克罗斯斯”的字样，他拿着一床旧卧单，跪在她的跟前。

“她自己是动不了啦，”这是模糊中的那个王子发出的声音，这时，何丽已经似懂非懂地听出了“王子”语言中一些意思，但还是讲不出话来。何丽特别仔细地看警方人员，他的一张脸和善可亲，一双纤细的手长长的，这时正轻轻地握着卧单，何丽对他的印象很不错。“我可不愿让这散发着腥臭气味的血块污染了我干净的制服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何丽滚上了卧单。

何丽经受了他这几下动作后，原来对他产生的浓厚兴趣已经烟消云散了。

警方人员一边漫不经心拖着被自身血液染红了的何丽，一边问道：“都干净吗？”

“地板很干净。”那位王子回答的声音。

“不能让顾客看见这些叫人作呕的东西。”

警方人员这时背上她，上楼，停下，穿过旅店的过道，来到服务员专用的电梯前，电门呼的一声闪开了。背进去，电门又呼的一声紧关了，下，再下，下到了……下到了……何丽使尽平生最大力气，争取看到下到哪儿？
SB。

何丽应该马上知道这个地方。

电梯戛然而止，电门又是呼的一声闪了开去。只见外面几根水泥柱子的旁边，停着一辆汽车，汽车旁边站着一个人。

何丽这时的听力恢复了不少，已经能听到下面的对话：

“送她去医院，丢在医院急诊部的门口。车上有旅店的标记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好，就丢在那儿，赶快回来。一到那儿就丢下去。她自己动不了的。”

汽车后门打开了，何丽被抛上车。车很快启动了，马达声在水泥地下室嗡嗡作响，“SB”也许就是指的这儿。嗡嗡声渐渐地小了，直到消失。汽车驶出地下室，钻进茫茫的黑夜。飞速前进，拐弯，前进，拐弯……

何丽身上盖着一床被血污脏了的卧单，从脸部到脚部，包括整个躯体都被盖得严严的，无一处露出。司机加大油门，车轮加快转速，车子相应地提高了颠簸率，左右摇晃不止。其他的人倒忍受得了，只苦了何丽一个人。她脸部朝下，僵直地俯卧着，高高肿起的双唇和鼻子，经车子这么高频率地一颠簸，一摇晃，就愈肿愈大，愈大愈红，愈红愈痛。

何丽啊，昏昏然不知何人何事。

何丽啊，飘飘然不知何年何月。

何丽只觉得整个身子突然朝前一窜，在这一窜的同一时间，全身各处的疼痛点、疼痛线、疼痛面一齐发出了剧痛的生物电信息，这些信息都以同样的高速一起飞向了大脑神经中枢，全身的痛组成了一个剧痛的整体。

汽车停了，前门开了，后门敞了，一双粗大的手掀开